



午后大雪

漫天飞扬的大雪，模糊了双眼，直感到背上的行囊有千钧重，踩在厚厚的积雪中，我无比艰难地行走茫茫雪天中。寒风呼啸，我隐隐听到后背的呼喊，“文伢子，我的儿啊——”我回头，看见母亲裹挟着雪花，向我狂奔而来。我呆立在雪天中，母亲一把抓起我的行囊，“走，回家！”

许多年了，我常常会从睡梦中惊起，梦境中是鹅毛大雪，它们肆虐、张狂，吞噬母亲弱小的身影——我眼里的泪水像决了坝的水，倾泻在七尺男儿的脸面上。

那一场午后的雪，带走了我的父亲。

1989年冬月，我15岁正读初中三年级，那天阴沉沉的，呼呼地刮着北风，一场大雪马上要降临。下午一点多，刚吃完午饭，因是周六没上学，我在邻居家地坪里和小伙伴玩得正嗨。忽然听到隔壁邻居家小四叔在路口急切地大喊：“刘姐，刘姐，快点快点，孩子爸爸出事了。”母亲从井里担着水正准备进屋，一桶水哗的洒落一地。父亲在押煤的途中被——鞭炮在家门口鸣咽地炸起尘土，送父亲的车子缓缓地停在我家门前，几个大人抬着父亲进屋，我搀扶着恸哭的母亲，紧随其后，父亲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，永远地睡着了。

父亲被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夺去了年仅39岁的生命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倒塌，对一个上有双老、下有俩个正在上学小孩的农村家庭来说，意味着什么。出殡那天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送别父亲，为父亲丢下的日子而叹息。爷爷不停地捶打胸脯，老泪在他树皮般的脸上纵横，指着老天哭着叫喊：天老爷啊，你怎么不先收走我？！爷爷坐在雪地里用手无力地拍打冰冷的雪，一下，又一下。

漫天的雪砸在漆黑的棺材上，母亲双手紧紧抓住抬棺的绳子死死不放，泪早已哭干，嘶哑的喉咙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父亲的名字。我神情呆木地抱着父亲的遗像，两腿像灌了铅似的，一步也迈不动，任由飘来的飞雪打在脸上。

办完父亲的丧事，母亲伤心欲绝，身体极度虚弱，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，亲人和邻居都来探望、安慰。我突然长大了，望着母亲惨白的脸，心里有了果断的决定，悄悄地对妹妹说，你坚持读书，我去看

方……

我悄然地打起行囊，在父亲上山后的第七天，一头扎进了雪天中。当母亲追来，抓夺我的行囊时，我执拗地要夺回，母亲一声吼叫，“文伢子，除非我死了，你再去打工！”她洒了一把泪水，在漫天雪花中，站成了棵松柏。

受村里的关照，母亲去了村办砖厂食堂做事，村办砖厂约有80个劳力吃饭，那时建中村办砖厂红砖质量好，销路不成问题，岳阳县三田一洞的村民建房屋及周边企业纷纷来拉砖，晚上经常打夜工做砖，食堂里加班加点也是常事。

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，要独自抚养2个正在上学的小孩，还有公公婆婆需要赡养，实在不易。也有好心的邻居说：“刘姐，你看儿子也初中毕业了，不如送他去学一门手艺，一个人太难了。”邻居说这话时，我没在场，是听妹妹说的。后来，只上了小学三年级的母亲对我说：“文伢子，我冒读什么书，你再不要有辍学去打工的想法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你上高中啊！”当时我的确再次有去南方深圳打工的想法，因为妹妹也在上初中，家里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两个孩子上学，几次话到嘴边，看到母亲坚毅的神情，我只好答应去读书。

“文伢子，你再也不要三心二意，天大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”母亲当时每月工资只有90元，爷爷奶奶体弱多病需照料，自己省吃俭用，全力供我兄妹俩读书。

1990年那个冬天，郭镇镇上至村办砖厂未通公交车，食堂每隔两天要去市里买菜，母亲和食堂的李师傅都要走5公里的路到镇上，然后搭乘7路车到市里面买菜。窗外飘着小雪，时不时还夹着雪团落下，看样子一时半会还停不下来。

“刘姐，我们今天不去市里面了吧？李师傅在问。”“不行呢，食堂没菜了。”母亲在里屋回答。母亲和李师傅买菜回来到了镇上，已近中午12点，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仿佛无数扯碎了的棉花球，从天上翻滚而下。李师傅说：“刘姐，你如果肚子饿，就在镇上吃碗面吧，下雪天空着手在路上走也是滑溜滑溜，更何况担着160余斤重的菜，一个小时的路程，就连我们男人也吃不消啊。”母亲哪舍得吃碗面的钱？咬咬牙，挑着菜，一头扎进雪地里。

临近中午一点，母亲买菜还未回，我看着桌子上的钟表，窗外北风呼啦呼啦、雪花铺天盖地，不能再等了。我抓起棉帽戴在妹妹头上，和她各拿了一个蛇皮袋子，顶着风雪去找母亲。兄妹俩艰难步行进着，前面隐隐约约有个挑担的身影，啊，是母亲，是成了“雪人”的母亲。她见是我和妹妹，缓缓放下担子，大声呵斥：这么大的雪，你们出来干啥？风雪拍打在兄妹俩的脸上，也拍打母亲柔弱的身躯上，我们不由分说，便从箩筐里拿出菜往准备好的袋子里装。我和妹妹背着菜，母亲挑起担子，娘仨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着，原来路是那么地漫长啊，我第一次体会了母亲所走过的路长而不平，这何尝不是血脉相连的路？

回到食堂，母亲刚放下担子，便大声吩咐：文伢子，你和妹妹赶快去换衣服，不要感冒了。我回头一望，母亲的衣服已湿透，脸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，一双胶鞋里面全是雪水，拧着脱下来的袜子，水滴滴下落，我鼻子一酸，泪水哗哗流淌。

临近校的晚上，母亲又忙碌起来，张罗着给我做菜，说是带学校，怕学校里面伙食不好。因第二天还要早起返校，我早早睡下，不知睡了好久，朦朦胧胧中，家里的灯亮着，母亲还在灯下缝补衣服，我用被子擦了擦眼睛，心头不知是啥滋味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匆匆地背上书包，正准备上学去。“文伢子，你稍等哈。”母亲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手绢，像是包着什么东西从里屋快步走来，她慢慢地打开手绢，包了好几层，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拾元钞票和一些零钞。母亲用食指蘸了下嘴唇，数了一遍，小心翼翼地挑了3张拾元的，塞在我的裤兜里。母亲望了望，用那双结满老茧的手，摸着我的头，低沉地说：文伢子，读书要认真啊，你可要为家里争口气！短短的两句话，重若千钧，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，好久好久滴不下来。要知道，母亲一月才几十元钱，我们兄妹读书，家里日常生活开支，还有年迈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每天打针吃药，不能间断。

学校放暑假了，我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心里寻思着：想打份短工，为家里补贴下家用。我瞒着母亲，找到砖厂制坯组的李组长，说了来意。李

组长用怀疑的眼神瞄了一下我瘦瘦的个子，“文伢子，这可是体力活，你吃得消不。”李组长实在拗不过我，只好答应我明天去试下工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砖厂制坯组机房，李组长安排我拖板车。其实，拖板车的活就是用板车接下制坯机房切下的砖坯拉到砖厂大操场，再由码砖的师傅码起来凉晒。我定了下神、猫着腰，双手拽紧装上砖坯板车的把手，还挺沉，生平第一次拖板车，那板车老是不听使唤，拐弯时不知道是不是用力没用好，板车差点翻了。李组长快步上前帮我把了下板车，“文伢子，要不你还是算了——”临近上午11时，室外气温高达40度，刺眼的强光刺得眼睛发痛，汗水顺着脸颊一滴滴往下落，我咬咬牙，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，拉起板车继续前行。晚上收工回家，我腰直不起来，发现白天干活穿的衣服背后有一层流汗过后的白色盐渍，双手抓板车的地方起了泡。母亲拿起我的手，心痛地说：文伢子，你明天不要去了。“您放心，我能坚持住。”

一晃一个月过去，“文伢子，你来下，把做事的工钱结给你。”我接过李组长给的工钱，一路小跑，心里如同喝了蜜一样甜，要知道，这是我第一次凭自己劳力挣的工资。当我把从李组长那里结的5张夹杂着汗渍味的一百元红票交到母亲时，她愣了一下，盯着我看了一半晌，眼里扑闪着光亮，拉着我晒得黝黑发亮的手臂，摸着我的头，“我文伢子懂事，可以赚钱了。”

1992年，我高中毕业，在大舅和母亲的支持下，我响应祖国的号召报名应征入伍。临出发的晚上，母亲一遍又一遍检查我的行李，生怕拉下该带的物品。因母亲前段干活腿受过伤，我不让她送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怕惊醒母亲，我悄悄背上行囊去火车站，“文伢子，你等一下我。”我转身循着声音望去，母亲拖着受伤的腿，一瘸一跛地走过来。“到了部队，记得给我写信，不要想家，安心工作。”我眼里含着泪花，转身登上绿皮火车，随着汽笛响起，火车缓缓驶出车站，母亲仍在站台上不停地挥手，车窗外母亲瘦小的身影却分外高大。

火车把我拉到了遥远的西北边陲，来到了向往已久、火热的军营，我光荣地成为了新

疆武警部队的一名战士。12月份的新疆伊犁，仍是白雪皑皑、天寒地冻，远处的天山终年为冰雪覆盖，远远望去，那闪耀着银辉的雪峰，是那样雄伟壮观、庄严而神秘。我忽然想起故乡午后那场雪，这场刻骨铭心的雪在西北边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母亲就是守护在我心头上的神。

新兵训练临结束，团部组织全副武装5公里考核。排长带着我们来到考核场地。这天下起了蒙蒙细雨，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哨响，我们如射箭般冲了出去。雨大了起来，在眼前织了一张浓密的网，5公里考核还有最后800米，我攥紧胸前的冲锋枪，和战友们向终点冲刺。雨天路滑，在拐弯处，我崴了脚，疼痛难忍，步伐速度明显下降，肩膀上背的装备仿佛千斤重，雨水和汗水顺着脸颊流下，每前进一步都分外艰难。排长跑来，“小赵，你受伤了，实在不行，就不要跑了。”正在犹豫中，我脑海蓦地闪现了母亲在风雪中担菜前行的画面，耳旁仿佛听到母亲的声音，“文伢子，坚持就是胜利！”在排长和战友们的鼓励下，我坚持到了终点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，识字不多的母亲来到砖厂会计办公室，“小王啊，有空么？”“刘姐，有什么事？”“麻烦你帮忙给文伢子写封信啰，叫他要听首长的话，安心工作，刻苦训练。”在母亲的鼓励下，我在部队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多次荣获“优秀士兵”。

“刘姐，文伢子来信了”，当邮递员把“优秀士兵”的奖章送到母亲的手中时，她双手接过奖章，用手帕仔细擦了又擦，喃喃自语：我文伢子长大了，有出息了！

2007年，我脱下军装，回到地方工作，而母亲已白发满头。她就像神一样，在我的睡梦中出现。那个大雪飘飞的午后，扁担压迫着她的双肩，而她的坚定一直给了我方向和力量。

又是一个周末，艳阳天，我和妻子、女儿来到赵家里，推门不见母亲，顺着屋前地坪往田野望去。不远处，一个熟悉瘦小的身影还在菜园里忙碌劳作。此刻，屋前树上的芙蓉花在阳光下迎风绽放，开得正艳。

（作者：赵立文）

